

論

學

酬

答

論學酬答卷三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答如臯吳白耳書

來書云敬啓道成仁兄足下癸未孟夏獲接手教并蒙示以思辨錄沐浴讀之心胸開發忽如大寐之復醒當此功利紛紜之日仁兄獨倡絕學以扶進世道其功非小而又能不墮玄虛一以致知格物爲己任則知世之所謂格致者皆是玄虛而吾朱子之所謂窮理盡性者則真格致也朱子既沒其徒相與支離彷彿亂其師傳至魯齋許公頗得紹述昌大之而惜其所遇非時無怪乎好高之士相率而蕩滅之也薛胡二先生起真知獨

見卓然不爲流俗所污而以性爲宗以敬爲要自少至老循序漸進學者但知謂聖人之可學而至不復知猖狂者有所謂頓悟而然而朱子之學遂以大明於天下乃近日良知之說一倡而士之英明俊偉者率皆惡劬勞樂簡易以爲言下有省便是聖人而庸愚卑陋之徒假竊道學之名以取聲華於世路者遂皆勦其地以塗飾斯人之耳目遂使當世之士大夫一見所謂齋莊中正規模小學之儒則皆羣起而笑之以爲迂腐以爲假道學而箕踞怒謔者反以爲眞良知故自神廟末年以來禮義廉耻絕口不談而買舉賣舉之說譁然紛華於天下武人文吏相持相抗以利爲歸茫然不知君親

爲何物嗟乎此其禍非一日也此其毒非一日也而今
一旦中於社稷何其痛也乃當事者恬不覺悟徒以爲
氣運使然以爲八股使然而不知自良知之說起其徒
有以漸漬而陰壞之使然也可勝痛哉天翼斯文篤生
道咸當此之日毅然以吾朱子爲依歸而知之真行之
力不顧笑侮而尊崇之說理則有理氣浹洽之樂論事
則有內外合一之樂予嘗謂今之天下非得知性之人
起而大做一番終是小補不能上下與天地同流若思
有以更化之會吾道威其誰哉唯吾道威涵養愈深躬
行愈力不以功利而易念不以獨立無與而中道廢弛
遞世無悶以待天下之清道威其尙勛哉其尙勛哉素

貴迂鄙之資有志斯道亦有年矣乃大江之北寥寥無徒是以俯仰浮沈自甲戌至今歷十年所而竟茫無所得惟於朱子之言敬之如神明寶之如龜蔡然而中立徘徊未嘗不以獨立而自懼也今幸得吾道威天之有意斯文爲何如哉是以益自努力不敢怠思辨錄中條對皆是舊年夏間之筆後以多病不及差人奉報屢欲渡江相從細講又以世俗糾纏不能出脫今者忽遭大亂萬事俱已度外置之惟是此學猶願性命相依竊謂當此亂世愈宜勉力他日賴天之靈良友夾助有所成立庶可報聖賢於萬一爾淮揚爲南北必戰之地勢必設建重鎮以爲關河干戈之下聊生者少昔許魯齋避

亂蘇門得以學問素貴夢寐之間未嘗不志在乎此也
相會何期臨風嘆息拙言望乞批回新得千祈東寄以
惠孤僻卽日秋深伏惟爲道自愛至禱

敬啓白耳仁兄足下自去歲尊使遺歸卽欲同殷重虞九
兩兄買舟渡江相從快論其證平生所得而賤軀多疾竟
不克如願負約之罪耿耿於心正擬今歲稍得餘閒或可
追踐前約不意三月間遂有宗社之慘又聞淮揚之間兵
民構禍輒遙念我良友家室未知當作何似屢欲走一介
相候恨乏善使無由通悃忽接翰教喜可知也儀嘗謂宗
社之禍人心中之人心之禍學術害之士習自嘉隆以來
浮競成風聲氣蟠結此皆三王氏之流弊淆亂正理顛倒

是非故其流風遺禍馴至今日讀來札亦謂世運之傾皆
良知之徒所漸漬而陰壞抑何若合符節至此世事至今
日無復何言唯此絕學一途爲世道人心根本所願二三
良友相與維持主張以爲撥亂反正之具而寥寥相知力
能担荷者絕少昔朱子有言每見陸子靜之徒氣質可畏
吾黨諸賢雖能謹守卻又振立者少此無他聰明才智之
士惡拘束而畏躬行故每樂趣於頓悟機鋒一路以自取
快至於謹愿篤行者雖趨向不謬而其才氣又往往不能
過人此正學之所以常衰也是非得剛健中正純粹以精
之人起而爲斯道主持亦安能闢一世榛蕪而歸之正大
光明之域耶弟迂鄙不才雖志學有年不敢怠棄而自分

才質庸下無以當起後承先之責每念得如吾白耳兄者以剛明特立之資更加以深潛純粹之學舉一世之智愚賢不肖而盡薰陶之亦何患聰明才智之不入於規矩準繩而謹愿篤行者之不進於充拓也吾白耳幸深念斯道之重奮然南來弟雖不才願掃室以俟外承條教思辨拙錄過蒙獎愛悚愧無地略一披讀知其中之相契無間者已十八九但斟酌理氣尙未盡然精明推論經史尙多過遵前說猶有未合然此際寧拘毋放寧不及毋過使工夫自強不息自然優游浸貫不可強探力索反蹈欲速則不達之弊也某邇來雖略有拙著以亂世多故未遑整輯又乏副本不便緘寄匡時臆論一冊特呈請教此六月中所

作與今日情事已多不類不足觀也又與張受老書一通
水村讀書社序一首并寄書以見時事之非序則以尊兄
有蘇門避世之志爲勸駕也外又寄王端士昆仲悲憤詩
二冊端士昆仲吾鄉文肅公之後英才茂德近亦有志斯
道聞尊兄甚生企慕特寄此以見志道遠思深無物將懷
卽日向侯尊兄過婁把臂統祈台鑒不悉

答徐次桓論應試書

去秋願望駕來竟不可得接台翰知尊體多恙此讀書勞
心所致吾輩進學力行固當如是然此身關係甚重亦不
可使精神太疲恐蹈進銳退速之弊也繼聞吾兄爲學校
所迫已出就試此亦非大關係所在諸生於君恩尙輕無

必不應試之理使時勢可已則已之不然或父兄之命身家之累則亦不妨委蛇其間今學校逼迫如此是亦迫斯可以見之義也近吳中人有爲詩歌以六年觀望笑近日應試者予謂六年後應試與六年前應試者畢竟不同蓋臣之事君猶人子之事其親而已主辱臣死固爲臣之大義至于分誼不必死者則不過等於執親之喪喪以三年而爲士者能六年不就試是亦子貢築室於場之志矣而必欲非笑之刺譏之使之更不如六年前應試之人則甚矣人之不欲成人之美也但恐六年之中其所以不就試者非出於思念舊君之誠而徒出於觀望規避之私六年之後其所以就試者亦非迫而後起眞爲斯世斯民起見

而祇動心於富貴利達是則真可鄙耳弟嘗有言士生斯世不能致君亦當澤民蓋水火之中望救正切耳台兄之才如騏驥驟駢舉足便當千里然致君澤民之力其久講之有素耶貴鄉多君子何不聯約數人砥礪切磋共究脩己治人之業使弟得樂觀其盛至禱至禱

答吳燕餘寄論開劉河書

來札云弟自避居水鄉學古人躬耕之志不復有問世意日與老農較晴量雨而數年以來稍值積雨輒一望成湖憶數年之前天未嘗無積雨而不至如此之甚議者咸謂劉河堙塞使然且謂此河不開將來之患有不止於是者弟思劉河爲三江入海之一其脈絡一閉六

郡同受其害而崑常嘉婁爲甚則開通之說不煩再計然議者謂工力之浩繁何以不至病民千萬衆之屯聚何以不至騷擾既漕之後何以不至復爲淤塞慮其始更慮其後仁兄今日之郊宣也當有以熟籌之矣幸示我爲慰

劉河之塞自崇禎十一年之間父老已惴惴憂之時張受先先生方修輯太倉志與儀言及劉河輒扼腕相對共商所以開濬之道今載在水利篇者皆當時所共籌度也然是時劉河淺淤之處水猶不下丈許至十四年浹歲大旱潮沙頓積當時淺淤之處竟成平陸以禹貢以來數千年水道而一旦湮塞殊可怪也按禹貢三江入海之道一

爲東江一爲中江一爲婁江東江因築海塘久已湮沒中江卽吳淞今亦淺淤婁江卽劉河向唯藉此水及黃浦宣泄今唯黃浦通利劉河又成平陸矣夫劉河一帶水而其克復則庶幾有望故不待再計而決若一方之水旱亦告變之屬也稍捐其地之物力以俟後來之成熟此取之如寄非若用兵之難可逆料者宜不再計而決而議者往往躊躇此不權於輕重不審於利害不要諸久遠而更以盜賊爲可畏小民爲可欺也其亦左矣卽曰朝廷軍國事多河工浩大未能全捐額賦則自有六郡分貼之法或曰六郡分貼事同築舍則又不然天下事若全俟講論則舉世不可爲矣愚民難與慮始可與樂終一二人主持於上斟

酌既定則斷然而行之事已就功已成而愚民猶未之知是則善於經國者耳弘光時霞洲朱公治吾婁朝議以劉河近在畿輔急於開濬下撫按議撫按下於州時儀與受先先生商議截留崑嘉太倉三處漕白用崑嘉太三處人力而六郡則各於會計中每畝量加一二釐少補朝廷額費事已就適丁國變而廢聞尙有案牘在州此可稽而得者按故實而行之可也至於千萬衆屯聚則自有分工分段什伍節制之法昔程明道爲鎮寧判官河決澶州明道率丁夫塞之役數百萬衆而不擾不勞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夏忠靖海忠介開吳淞白茅亦用兵法部勒蓋動大役興大衆非節制有法部勒有方信賞而必罰事必不

可齊嘗聞之故老云海忠介之開白茅也威令如山就役者皆與妻子泣別及至河所則飲食以時興居以節河之兩旁百物俱備役至如歸樂而忘返蓋經畫素備故臨事而裕如也今日之事不患役夫之難馭而患馭役夫者之無其人今之爲夏忠靖海忠介者誰乎卽有之能必朝廷之必遣乎至於尤要者則崑嘉太三邑之守公而吾婁之守公爲更甚蓋三邑守公皆親身董役者而劉河則在太倉之境內若不得其人不惟衙役派工給食弊竇百出而四境之內盜賊生發雞犬不寧甚至有聚而生亂者不可不慮也誠使一旦董役得人而謀諸地方之賢才詢諸河旁之故老斟酌經畫謀定後戰則不世之功非常之業豈

遂不可建乎若夫既濬之後不至復塞則此事存乎人亦存乎天何謂存乎人蓋劉河之所以塞者以潮沙爲害耳昔年河面寬闊幾一二里海潮噴薄而入湖水浩浩而出海潮之力不至於停滯而湖水之力又足以刷沙故不至壅塞自河稍海口頓起圓沙而潮之來也無噴薄之勢其去也亦無迅疾之力日積沙一分則百日盈尺千日盈丈而又加以連年亢旱則其積而至於平陸又奚怪哉欲劉河之久通而無塞則必先去圓沙而圓沙在海水蕩漾潮沙出沒之中無所用其人力儀嘗閱一書載江西某郡向殷富江口忽起一沙其形如鰲一郡爲之彫瘵後有一善地理者教郡人當其背鑿之深四五尺其沙氣洩遂敗此

郡復盛今治圓沙之法或亦可彷彿此行之然未可必也昔受先存日父老曾有獻議者欲於海口築閘以時啓閉節宣潮水潮至則閉閘以拒渾水潮平則啓閘以放清水使內地受湖水之利而不受潮水之害其言甚善使果如此策則渾水不入內地不害內河圓沙亦聽之而已且海氛時有存此一塊土作十萬雄師亦何不可若夫低田築圩高田開河港口必設堰堰口必置閘縱浦橫塘莫不經畫如法旱潦蓄洩以時啓閉使清水之勢常盛而渾水之勢常弱此則剋直之舊法可經久而無弊者而其勢又必合六郡而興舉雖以宋神宗主之於上剋直任之於下而未必能卒事故曰存乎人也何謂存乎天此河自禹貢以來

數千百年矣一旦就塞非特人事殊關氣運此其間有天
焉以天之所廢而欲以一二年之人力邀千百世之無弊
有是理乎卽以勢言之昔年河身寬闊二里深以數丈計
尙有就塞之日今若開濬卽極人力廣不過三五十丈深
不過二三丈而已外有圓沙出入沮滯不過二三十年旋
復淺淤焉能一通而不復塞若便徼天之幸開濬之後水
多旱少湖水常強潮水常弱海口圓沙雖不能衝激使散
然婁地潮沙易於坍塌若一面有漲沙起則一面必坍塌
間通塞向來典故俱以爲係六郡之利害者何也蓋三吳
之地古稱澤國形如仰釜震澤居中西南受天目諸山之
水西受宣歙諸山之水潞爲巨浸故又謂之巨區北鄰長

江而江濱一帶多山地形高聳水不能北注惟正東一面
 咫尺大海可以洩水而濱海之地其形又高於震澤故禹
 鑿三江以通之大約天目諸山狀如連屋而荆溪百瀆則
 連屋之瓴水也震澤則如宅旁之池三江則如溝瀆而大
 海則宅外之官河也若溝澤通利則於大雨之至屋水注
 宅池旋入溝瀆卽旋入官河雖積雨不爲害若溝瀆一塞
 則宅池泛溢且浸淫及乎庭戶及乎堂室矣故宅池之利
 害全在乎溝瀆而六郡則旁宅池而居者也獨太倉則不
 幸居於溝瀆之上故不知水利之源委者輒以劉河爲太
 倉事耳爲今之策開濬之說不煩再計至於經費則亦無
 煩多議者今有富貴之家其所置田宅偶有水利不修歲

受水旱之害者則開濬之費責之田主乎抑責之個人乎
大約皆田主出貲而個人助力也然則國家富有天下歲
漕江南四百萬石而蘇松居其半一河不治六郡受災不
能捐錙銖之費而顧欲旁河小佃爲富貴家受千畝之費
能乎不能乎且今天下亦多故矣一省告變則移數省之
金錢以供之無異議者以爲其省之物力已非吾有幸而
善相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稍加疏濬避實擊虛則江水
非轉而南出必環而北出是海口雖有圍沙仍不能爲此
河之害也而又時生聖君賢相留心水利如錢氏之設撥
清指揮宋開豐之設開江兵級專一治水則或可一通而
不復塞然此數十百年之事非可必之於今日者故曰存

乎天也若夫議費之時斟酌變通權宜設處則有各上臺
及各地方官長之經畫興工之時算方定宕計工給食番
休節制號令賞罰與夫榷棹水線木鵝月車諸類則有先
賢之成法計議久遠相擇便利置設機巧則又有通邑之
父老四方之賢者儀不必悉贅也

答陸翼王論攝祀書并寄侯記原研德

尊議昨面談時已多不謀而合及閱全書不惟引據古禮
亦且斟酌時宜一字不可移易矣但龍江廟主雖非攝祀
者所得請行而時勢如此意外遺失亦不可不慮觀所藏
積爲人盜夫可知矣倘一有不戒是亦攝祀者之責也宜
令記原兄自審若必無散失則存諸廟可也不然當請藏

於家總爲一楨以貯之是亦小宗爲大宗代守之義得禮之變與古者宗廟安然而楨以出疆者不同至於立主不惟通政公不可卽幾雲兩君皆不可蓋神之所憑將在於人智舍尙在記原非正祀不惟禮不得立恐亦非神所依宜做家禮設紙牌以當古者翦紙招魂之意俟智舍歸而立主可也鄙意如此不識有當於高明否

答郁儀臣論讀書取友書

來書云文章最能移人情性聖人論道之書人讀之或未能知其義卽知其義未能悅於心獨是一種淫辭豔體及新奇不經之小說見之輒令人善有因之生妄念者猶之端人正士道義漸摩未能相觀而善一經巧言

令色之輩抵掌往復雖君子亦覺其可近程子曰悅之便如種下種子可不危哉弟近日語令郎兄及小兒書書必當擇而讀友必當擇而交仁兄以爲然否

書必當擇而讀友必當擇而交至言至言然當擇處何在
此非卓然立志決不肯把自己身子作第二等人看待如何能屏去淫書謝絕損友故立志二字乃初學入聖根基也然此個志不是自己先天帶來便是後天觀感觸發爲子弟者須仔細簡點自家若先天帶來急須奮發若必待後天則當悉心聽父兄之教爲父兄者亦須簡點自家子弟若先天帶得的當常常激勵若必待後天則當急使之日見正事日聞正言不然而泛言讀書取友恐後生胸

中尙無定見也請以復之仁兄以爲何如

答龔德章無惡卽是善問

來問云頃讀仁兄思辨錄云無善卽是惡乃掩卷而思
既而歎曰桴亭之策勵後學至矣因爲之推原性始乃
轉一語曰無惡卽是善書此以質之仁兄

無惡卽是善此語以之推原性始最妙陽明子以善爲眼
中金屑只爲看善與惡對耳先儒有云天下未嘗無對從
中出者無對從中出者謂善也周子太極圖說曰誠無爲
幾善惡誠無爲處皆善也至幾形而後有善惡然善自是
主惡自是客善總不與惡對故朱子爲幾善惡圖善垂絲
直下惡則旁出卽此旨也然亦不特論性爲然也大學言

至善子思言中庸中庸卽是至善此卽所謂無惡卽是善
以此言之不特推原性始卽以曠觀天下古今聖賢事業
亦不過本分內事豈非從中出者乎豈非無惡卽是善乎
但不可爲庸愚懶拙一班人藉口耳仁兄謂弟意在策勵
極知我心而未敢居也

與浙中屠闇伯俞右吉張白方陸冰修潘奕含書

弟自束髮卽願奉教於海內大君子願以根本未立未可
泛語聲氣因與虞九言夏諸兄相約閉關蓋未十年而世
事已一變矣倖生之餘無復他念自惟斯文一脈此世道
人心所賴以轉移變易者不敢半塗而廢因往往於困厄
無聊中偕二三友人重理前業拙錄所載大抵皆空言耳

不意乃入大方之目更煩諸君子千里命駕冒疾風而不
辭觸驚濤而不顧一何壯也把臂快談連牀浹夕上自心
性之微下及文章小道無不契若針芥竊謂天地間朋友
之樂殆無以踰此矣正擬覓一閒靜地與諸翁兄輩焚香
相對互證平生所得不謂仙舟適返未獲如願悵何可言
敬因鴻便聊寄尺一竊謂諸翁兄輩皆命世才而韜光自
隱若將終身誠所謂離世而獨立者然古今聖賢之道不
獨達可兼善窮亦可以兼善當今之時世道人心概可知
矣苟非吾輩極力砥礪相與爲貞下之元則晦冥何日而
開江河何由而止乎願諸台兄弘此遠謨爲後學開一讀
書爲善之門則不惟小弟之至幸實天下後世之至幸也

至於取友之法亦當稍廣其途萬勿以隱顯爲限弟嘗有言道學傳與獨行高士傳不同高士稍一通融便失品格道學則兼收博採但顧其心術何如要歸何如耳不識諸台兄以爲然乎否乎前所請教講規乃朋友切磋之規非師弟子臨講之規也無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於諸台兄輩工夫最便因尊行甚急未及相贈今已令友人繕寫便間或可持上耳此番會聚甚佳不可無一言以紀之前與右兄辛兄相訂未審已揮就否渠中諸友專俟諸台兄倡韻率爲賡和幸悉付來慰我飢渴

附答書云自葦菴往來吳越知婁上有數君子者噉齋道真涵濡經術弟輩已灑然意往矣嗣後得獲仁兄所

著伏而讀之深相歎服然後知婁江今之河汾也內聖
外王之學久置不講不意當吾世而有數君子又近在
數百里之內不一褰裳就正非尙友之意也扁舟北棹
握手論心證古援今留連累日而又各出論著惠示拙
目嗣繼學於千載考經世之大猷緝閱再三震動神志
千古鵝湖於今有二彼張王洛水之談荀陳穎川之會
何足以語此哉擬從歸棹各紀一詩而人事碌碌未遑
全作略陳一二俟他日彙集同社兼求和章志一時之
盛事永百世而不忘也敬承手教復以通廣出處爲誨
諄諄切至感佩不忘弟輩亦欲有効者吾輩廢棄之人
隱鱗戢翼惟恐見榮於世考德問業不妨與衆共之經

濟一塗願且置勿論講規一書望卽錄寄此月望日聚
同志數人闡明斯道約四仲一會明春幸枉楫過從一
登講席企望之誠有如飢渴

又復禾中諸君子書

葦菴來得道兄手教訓愛兼至感切感切既而知諸君子
近舉講會爲之喜而不寐者竟夕斯道自有宋諸賢講明
闡發以來鵝湖鹿洞高風千載至於兩浙尤爲賢豪挺生
之地在昔正嘉時三王之學震耀一時書院生徒幾徧天
下講學之風可謂盛矣然弟以爲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使
天下皆知講學則我輩雖相對忘言可也維今之時爲今
之士爲今之舉此世道絕續之關人心死生之會而諸道

兄能奮然興起爲斯文領袖此弟所謂貞下之元砥江河
而開晦冥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弟不特爲諸兄慶兼爲
斯世斯民慶矣春仲之會極欲趨侍講席領諸君子教言
但以僻邑今歲奇荒人事碌碌半爲薪米未知得遂所願
否也講規繕寫未竟俟葦菴再來當奉上耳

答宋旣庭右之疇三書

來書云三百年來道學之統凡數變自高顧諸公振之
於前而山陰漳浦諸先生繼之於後斯道人心賴以未
墜豈意長亂以來人師凋謝今幸有老盟翁獨接宗傳
倡導後學使鷺湖鹿洞之盛再覩今茲弟雖固陋實切
擔簦客冬虎阜獲觀光風雖酬對稠雜未聆玄塵然一

親道範已願終身立雪矣半載睽隔寤寐爲勞翼研兩
兄見過述盟翁盛意感慚交集以老盟翁千載絕學當
世偉人顧不遺葑菲諄諄訓誨兼欲曲爲獎借敦勉有
成弟輩敢不益自策勵以不負知已但氣類之事原非
戶外屨滿徵遂聲名便能塗飾耳目則今日老盟翁閉
戶著述爲不朽大業內而講求性命外而經緯天人正
所以砥柱波流總持名教而來教云云似以學道之外
別有文壇夫今日文壇弟輩久知厭謝特以區區之誠
欲歸春華於秋實之中一心期於標榜之內經營數年
斯志未遂今春研老致書兄云以文章爲泛愛之責以
道德爲親仁之具乍承斯語如見本懷用是不辭勞瘁

砥礪益堅於紛紜壇坫之中覓一二有心人相與追隨
講座闡和宗風使文章之士皆革心頹首於臯比之前
此則弟輩所以仰報高深而自畢其志願者也確菴先
生弟輩服膺已久恨未從遊晤時乞致想望之切承示
講義諸刻弟輩雖茫若望洋然事切性命卒業恐後當
與濂洛諸書日夕展誦拜益無窮矣

方今文風日盛壇坫如林操觚之家龍跳虎臥弟輩放廢
之人無足比數至於講學談道四字尤今時忌諱方懼不
克自免於當世而盟翁顧惠然念及且諄諄以讀書談道
爲言盟翁其真有所見而然耶抑念鄙人之無聊而姑爲
此迂遠之言以慰藉而誘進之也伏讀來教有云歸春華

於秋實之中一心期於標榜之內又述研兄語云以文章爲泛愛之資以道德爲親仁之具三復斯旨深用慨然古今遼廓不暇遠引卽如明興盛時所言道統之與文壇亦未嘗歧而二之也河東倡道餘干繼起陽明整菴張皇開拓是時海內能文之士如一峰念菴輩蓋未有不出於學道之一塗者也嘉隆之末稍見濫觴涇陽登壇末緒再振錫山之學卓然中行迨山陰漳浦已漸溢爲氣節文章至如近代宗工未免專工鉛槧聲華旣盛根本漸疎道統文壇竟分爲二牛未之間敝邑受先先生深以爲憂欲緝法言彙編諄諄相託丹鉛猶在盛業中捐至今思之未嘗不爲之歎息流涕也酉戌以後弟輩旣作放人自甘沈痼但

念此心此理千古同然既臻斯途豈堪委棄是用與二三
知己煢煢相對於晦明風雨之間亦欲保此一綫未墜或
冀當世有應運之賢人君子一起而昌大之耳顧厄窮有
年哲人未遇憎茲多口益用自傷今幸值吾盟翁德茂性
真才優行篤協之友朋之輿論微之簡牘之微言盟翁真
應運之偉人弟輩之所禱祀而求者也前與周臣昆仲論
任道非弘毅不能因推當今惟盟翁克勝此二字蓋出於
至誠非世俗互相標榜之語盟翁誠慨然以斯道爲己任
則道統文壇歧而復合卽以此上繼高顧兩公而有餘海
內之正人君子皆將舉首而望之拭目而俟之矣區區當
世之名流又豈足與爭後先乎獨恨弟輩齒髮未衰精神

前學酬答
耗倦積懶成癖腹策未能不足爲盟翁輩驅除是爲愧耳
若云自外則吾豈敢

寄如臯吳白耳書

自甲申一接合教羅茲變革兵燹之餘良友各天迄今四
載餘無從得一音耗思念之誠發於夢寐有未可言盡者
吾輩讀書明理以道自任出處之際夫復何疑但所朝夕
不能已於懷者仁兄一身之死生一家之安危爲未卜耳
此際論身似若細事然吾輩身任絕學責在萬世正不可
輕視一死箕子一爻所宜熟讀也敝處城中頗獲安全寒
家亦無恙契友如虞九言夏亦俱康吉獨趙業帥一死令
人痛悼不已弟已棄舉子業絕口不談世事特以生理甚

艱不得不以教授餬口惟時與石隱聖傳虞九言夏諸兄
往來論道念時無可爲意欲成就後學而人才難得又做
處極不愛講學無可與語近得舍甥許舜光及愚徒數人
進學甚力殊爲可喜仿弟輩昔日考德課業之法數日一
舉大有向上之志是亦將來斯道不至絕續之一機也近
日所處何如吾輩在今日亦無別法只是閉門讀書學遠
東管幼安耳若教養得幾個好人才是亦斯世斯民後日
之幸也茲因趙業師尊使欲至貴處特附片楮不盡欲言

附答書

四月初二日得吾兄手書喜不自勝知吾兄道泰而身
康眷集俱爾無恙自天祐之慶可知也數年以來亂離

之狀兩地想有同情而吾臯爲甚今雖暫爾安頓亦未
知作何究竟也甲申之秋再承手教弟有一得卽誘而
引進之有所差謬旋指摘而規切之仁兄之成就弟者
直在吾師友二者之間弟亦何幸而神交陸子遂得此
百朋助也夢寐之間以爲壬午以前所學不專盡爲科
舉奪去自甲申國變見世事如此功名可棄尙得隨仁
兄鞭策之餘發憤下帷覃此素志賴天之靈稍有所進
亦足以上報知已於萬一而流離接踵寢食之間靡非
風鶴此事全然忘棄雖然志則不肯跌倒每欲走一介
之使通問音息兼以仰求切磋而道路艱阻不敢輕去
至今耿耿近以村鎮兵火之後四望蕭條因而假館城

內日夕循環幾將全副精神用於二三童子稍暇則取紫陽綱目涉獵幾段然而同心寥寥無與商訂是以終年以來無一論斷亦可惜也乃者自己工夫愈做愈覺茫然固無足言卽此課讀童子亦多有不協人意者以愚鄙意則斷斷從小學做起然而人家父兄只是文字進益便說此先生教人有法若稍稍教他隨身規矩便道此兒子腐了恐不會作文弟意殊不然小學之安詳恭敬此固然矣又只是教他不可務外如耳目好玩賓客遊從之事不可一向教他經目經心恐入俗去日夕講解只在書理上用功自小學四書五經六統以至古今文史每日限以程課與他漸次講去又佐以先賢格

言時時使入耳三六九日亦不可不令作文以攝其心
慮只要有恆不寬不急久之走出不必叩其胸中所得
而氣象固已不同矣若如前者所云則是自幼輕佻放
曠長大雖極聰俊伶俐亦止成就得今日一輩頑鈍無
恥人材不特壞世道而且壞人心追論始教父兄之罪
歟先生之過歟父兄先生兩不任受將天地生材一點
念頭一向錯認終古不明豈不大可哀夫仁兄唱明絕
學接引吾徒聞風興起同邑遂有十數輩抑何盛也彼
邑此事至少是以私心仰慕而粗陳所見以就正左右
也仁兄其何以教之弟近載全然老態舉事遺首失尾
刷振不起仁兄年力甚富精神識見又且百倍於弟萬

望研思此道造次顛沛終食不違雖瀕流離而此志不
可蹉跌但使仁兄之德立而學成則凡世道人心咸將
賴之豈特弟之私幸而已哉言夏兄海陵一會至今爲
懷虞九石隱聖傳諸兄想皆擇精而語詳者屢欲致書
求教而精神短少懶於作字相見之下幸爲道此大家
勸勵扶進此道之至意

答宜興邱文眉書

來書云斯道中有志者皆能識其大概至於剖析精微
曲折透亮無如吾兄思辨錄況積學有年徵之氣象見
之躬行豈徒空言所能補綴弟雖愚劣不足與言但據
臆斷竊謂一線不差此外無道矣世俗縱久墮雲霧中

然太陽一出天下之人有不共見者乎愿吾兄益堅厥志勿懈前修爲斯文領袖與言夏諸兄更相砥礪振起來學吾黨幸甚天下幸甚敢草拙句一首奉贈并祈斧正謹錄於左

問道茫茫年復年孔門鱗血孰君先度温言屬中和備心得躬行體用兼容易一朝希大悟好爲萬世護眞傳聞風已有英賢起試質予言然不然

得手教及詩增愧增悚竊聞先儒之言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夫以孔門羣弟子之賢得聖人耳提而面命之而能發其蘊者顏子之外不多及則人之於道不甚難乎以後儒而處此又不得聖人爲之師而親炙之其難當

有倍焉者矣。雖然，士亦患志之不堅，功之不密耳。若能殫其心力以從事，毀譽不顧，窮通不問，生死以之，道豈遠於人乎？夫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知顏子之所以得合於道者，本其黽勉不已之心爲之也。弟生當聖學榛蕪之際，先儒之訓典雖存，門戶之分歧實盛，惟於二三同志朝而講，貫夕而復習，小有記錄亦冀望當世或有賢聖之士區區之心欲舉以就正耳。若謂一線不差，此外無道弟不敢當。至於振起來學使天下翕然向道，必藉主持世教之人，非弟輩之所能及也。

論學酬答卷四

太倉陸世儀桴亭著

答鹿城歸玄恭書

來書云弟自遇兄退而深自斂抑殆如南榮之見老子舍者且欲爭席矣要當極力鞭策不敢負相助至意向爲兄言顧宜人兄今見宜人弟亦極口盛德渠亦深企仰兩賢皆天下之士近在數十里內卻不相識亦是異事然今一見各吐其胸中之奇必皆恨相見之晚相與之誼相懽之情當不啻古之僑胥也

弟初意出門當向深山窮谷中尋一可坐處至郡而臯士兄欲選近代名公詩遂以相委留葑溪僧舍下榻今

一月餘矣不料入靈巖玄墓歸途大中暑幾危日與枕
席藥餌作緣今尙未能出門一步因家居多俗累棄之
出門乃出門則又病無處非窮途豈非命乎今雖病小
差而案頭書策等身一切筆墨事都未料理欲并日爲
之又苦精神疲倦正不知何時得了局欲靜坐讀書作
身心性命工夫竟不可得奈何奈何來札卽致之皇士
宋劉諸兄尙未及晤晤時定致尊意皇士欲借思辨錄
幾種想有專札奉致也

兩得手教俱未作答悉近況雖未遂山中之願亦聊獲塵
下之安丈夫寄迹且姑俟之耳

儀

邇來衰病頻仍筆墨都

廢聞吾弟近亦多病何善人之厄也詩文填委亦是一累

儼
近來亦受應酬之苦殊無自得處此等事雖不可盡廢
當酌量應之昔人有言不患才少正患才多以吾弟之才
雖肆應不窮然應之愈多則求之愈衆以無窮好歲月浪
費於應酬之中殊可惜耳設云餬口四方應酬難廢則荆
棘中又自有轉身法昔陽明問弟子云近日工夫若何弟
子答以近日只在人情事變上用些工夫陽明日除卻人
情事變有何工夫可做卽此觀之則知學道工夫亦不專
在讀書舉足動步交接應酬一一皆道理所在能於此處
致吾之知則在在皆有進步處不必只於本子上尋求也
近有從郡中來者聞吾弟邇日頗能不矜不狂矜狂亦是
賢者之過但以之對上一等人猶可相諒若中人以下則

未有不駭非處末世者所宜也吾弟向來病處正坐此今若能痛自鞭辟是卽莫大學問呂伯恭謝上蔡一流人物何必沾沾以讀書爲憂乎顧寧人儀嚮往已久未得把臂前枉顧時儀適同葛瑞五在唐市訪顧寧人兩不相值亦異事也見時幸致聲

答金陵趙庶先札

來書云世道屯否人心晦塞明正道於今日正如奏咸英於下里聞者思欲駭走矣然此道不避艱阻愈難愈出願與道兄始終努力耳夜來讀所未聞如親見古大人君子心魂俱肅頗嫌隔離天地不得執囊鞬從事也時值便風幸惠德音是則索居之至望矣

不至白下已十年餘矣茲特以兒輩試事乘便西來一則少盡憑弔之心一則名山大川必有真儒大隱之士出乎其間祈得一二以就正平昔而五百里來寥寥所聞見昨城北諸兄過訪始知道兄而又得握手快聆大教深慰夙心此番得道兄此行爲不虛矣正學衰息不絕如綫道遠力弱將伯之望甚殷願道兄覆策而砥礪之著述甚多便風見惠爲幸

答對溪飲序三論思辨錄書

來書云歸家後靜讀尊著思辨錄真命世名儒之業也適時不造沈淪窮居可勝太息雖然已有可傳者矣無愧於心不負所學又何憾焉且三代以後有國家者皆

因循苟且權譎變詐以立國如長兄正行卓識卽爲當
世用亦未必盡見施行則可傳者自不朽於天壤之內
何必珪組榮名哉弟居常留心學問窮究經術自喪亂
以來荒落數載故者多去新者不來往往憤發然人事
糾纏心不能制馭卽或積累豪末莫有成功望長兄所
學如澗溪之比江海愧且何如卽日專使賫納原本懇
易他冊仲冬東行躬叩請益

迂闊之言不蒙鄙笑顧以爲可傳慙慙弟自丁丑迄
今歲有劄記自書所得就正友朋凡十六年於茲矣雖中
經喪亂未敢輒廢非敢望此時此世尙有表章揚擢舉而
見諸施行者特以所見若此不欲一朝中轅守先待後所

不敢言庶幾楚人抱璞之誠耳弟所紀拙錄皆偶得偶書
因年隨筆無有倫次道兄所見蓋確菴諸兄所輯故有分
類自九卷至十四卷皆言治道而吾兄所見則十一十二
卷也弟於此道自吾鄉受先先生存日極爲商酌切以爲
治平之道有二項其一爲補偏救弊其一則創制立法補
偏救弊隨時可行創制立法則非聖君良相徹首徹尾大
大制作一番未可遽云復古而制作之法則必以封建井
田學校爲本此弟之拙見也居恒商榷無不以弟爲迂闊
而弟亦自信此種道理非六十年經營不可即使此身立
刻遭逢諫行言聽至於頭白亦不能畢此一段工夫況萬
萬無此理無此事乎是以午未之間卽已絕意圭組悉心

著述有治通一書專言此事以病中輟尙未脫稿道兄所閱十一二卷皆補偏救弊之言也自念此等或可不倍於時而來札已有當世未必盡見施行之嘆然則聖人三代之治其終不可復乎來札云三代以後皆權譎變詐因循苟且以立國誠然誠然吾輩生三代之後卽空言未必傳諸後世况敢望見諸行事乎方寸中不作此妄想久矣道兄以爲然否來書一冊亦言治道者所云封建井田於此畧見端緒披閱後有所疑惑不妨彼此商酌措諸施行萬萬無此事理但欲存此一段議論爲吾輩夢想中義皇耳迂闊幸諒

答郡中劉逸民書

來書云兩日從研兄處得見思辨尊錄攜歸急讀一讀而駭又再讀再讀而悲又反覆讀反覆讀而樂不知手舞足蹈爲何如也此人此書吾敢望吾生得親見哉今我生同時又同地三十餘年矣至今日而始得疇三爲我稱之又得研德爲我詳稱之乃迴思三十年中所謂人倫冰鑑月旦品題者若於此人此書并水天風孟德嘆云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此我所以駭而且悲也旣而思之人所樂謀者七尺爲廣且暮爲修而我道老所持籌者縱則萬年橫則四海所謂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亦奚恠哉特恨和氏之璧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專玩於隨掌斯不能不掩卷嘆惜耳今弟有私誓誓使天

下之寶與天下共之共之請先自隗始研兄來郡望盡發其書付我卒讀今所先讀二本已抄過一本其一尙未抄竟早晚仍歸研兄處也至其書中之所以然與讀是書者之知其所以然則惟研兄知之矣天下雖大會
有幾人哉亦豈竟無人哉情思汗漫不知所云

研兄來得足下手札開緘捧讀愛我厚矣足下謂此書此人爲何如哉此書此人亦平平耳力不足以治稼穡智不足以謀升斗目不識屢津足不履都市其放而爲言也又不足以黼黻太平鼓吹風雅悅時人之目來長者之譽而徒與一二寂寞無聊之人矻矻窮年焚膏繼晷此書此人亦平平耳乃研德疇三從而稱之足下又從而好之且好

之不已而至譽與天下共之足下其真謂此書此人爲何如哉嗟乎逸民足下讀我之書而駭且悲我亦讀足下之書而駭且悲也當二十年之前弟與二三友人閉門講誦也以爲世皆唐虞人皆無懷葛天其幸而出則所與者皆稷契臯夔其不幸而處則許由巢父相與含哺鼓腹已耳乃閱二十年之久而竟有大謬不然始知前此閉門講誦誠所謂寂寞無聊之所爲方自愧其愚鄙之不暇而忽有逸民其人者踴躍鼓舞一如我二十年前所夢想之誠逸民其無懷耶葛天耶抑臯夔稷契許由巢父其人也豈此世其唐虞耶此吾之所以讀而亦駭駭而且悲也雖然我與逸民亦各嗜其性之所近乎野人有美芹曝者擬欲獻

之至尊至尊不受則野人之芹曝固自在也吾何爲不豫哉況語有之得一人知亦可不恨弟得研德得疇三又得我逸民芹曝之侶爲不孤矣吾何爲不豫哉則吾之易悲而樂樂而手舞足蹈有不自知其同於逸民者亦情之所必至也逸民其以爲然否耶研兄至郡卽欲盡發鄙著請教左右適先爲王聖乘兄取去聖乘在鄉未回不得如命或稍遲數日覓便馳上當不至開罪也上已在卽極欲乘便一來大慰平昔而爲衆冗所羈臨楮不勝翹企

答吳門陳阜士書

來書云向從友人几案間讀兄翁詩古文詞靈奇幽異若壬子年之記拾遺段柯古之撰雜俎卽欣喜欲絕既

而於周臣兄齋頭得接道宇飲酒賦詩互相倡和極應
求之樂猶記弟有與歌不記棲遲句未仕先名著作郎
之句特爲兄翁寫照迄今寂寞蓬窗晨星落落益切停
雲之思得接思辨諸冊雖未覩全豹而理學經濟皆實
可見之施行正與逸疇諸兄商剗之事復承手教倦
倦深切自愧以兄翁品誼素著爲我輩典型著述一出
自當紙貴豈待弟輩而彰特緇衣之好踴躍恐後實有
不能自己於懷者況兄翁弘見卓識加以筆削如金入
冷益爲精瑩所關於世道人心匪淺鮮也謹以告之同
人所速惠教全帙無遲金玉積懷如結卽擬駕一葉訪
玄亭錦囊中物豈能久秘願出以示人今斯文在茲風

流不墜吾兄翁自當任之耳若得紫氣東來九深快幸
西山多爽氣謹掃片石以候臨緘翹切

憶自戊子歲兄翁東過婁中以選事枉過敝齋繼從德章
兄處得接顏色已又從周臣德藻堂酣飲劇談宴笑終日
曾幾何時又五閱春秋矣爾時兄翁黃衫翩翩意氣豪上
縱論往昔出入風雅一時郡彥咸咤不及因互相嘆以
爲文苑詞壇自當領袖然弟於此時獨窺兄翁神氣淵然
穆然無所涯際竊以爲兄翁所學有不盡如時人所推者
邇年以來頻從周臣兄處竊讀大刻益見學問淵源之有
自而西玄李兄又亟亟推服兄翁爲當今理學名家屢欲
拉弟同過尊齋商畧擔荷之事弟以懶拙往往欲行中止

今乃於逸民兄處忽爾天作之合豈此中亦有存耶
弟留心斯道將二十年天涯相契亦復不少然見拙錄者
往往嘆息以爲此書斷可博後亦斷必有人焉起而樂爲
弟傳之者特目前無其人耳而不謂得之兄翁乃卽在咫
尺間也古人謂三不朽爲立德立功立言夫立言豈特如
今之刊刻詩文爲一己身名地耶德不可見功無由成不
得已而托之空言亦以爲當世後世苟有行吾言者是卽
我之德我之功也且我亦何心之有當世後世苟有行吾
言而德自人立功自人成使天下後世得被其澤卽於我
毫無所與亦我之心也然則弟雖有此書而不能使之傳
獨兄翁能使之傳是卽兄翁之書也於弟亦何有哉但恐

識見迂疎學術淺謬以是誤兄翁是則私心之所大不安耳便鴻附草不盡不詳

與陳確菴論講會書

前仁兄屢次札至索格致編已知必有同志將舉講會而弟處所存止有原稿塗抹甚多不堪將出其餘諸友又俱止一部欲留自閱不能應用是以遲遲今已語舜光令帶入城矣卽日北來便可奉上也二十日晚虞九從楓林書舍歸得觀翰教始知吾兄欲舉講會此真身心切要事吾輩自志道以來二十年於茲矣中間遭此大變而賴天之靈俱不至十分廢墜者皆斯道之力也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悠悠度日則將有草木同腐之感弟是以跡雖溷處

城市而此學此道造次顛沛未嘗敢忘今年春諸敝徒共
舉講會弟不敢辭而毅然任之者正以成己成物之學一
刻不容或離耳獨念仁兄在鄉僻處蒹葭雖心學不費而
詩文太多往來太勞亦是一累正欲相商定一講約而尊
札適至喜可知也卽擬買舟赴約而約期已過且天雨不
已因念此事既約二邑同志則亦不宜造次須定一日期
於數日前預約至期齋戒肅臨庶可昭始事之敬今竟定
於來月朔日何如明歲以講易爲主此甚妙事但弟近日
別項工夫頗多且有鄙意以爲人自五十以前精神強學
問未足當以進學爲主自道理外凡禮樂名物度數之類
皆當探討五十以後學問優精神少減當以體道爲主此

時宜悉置羣書專心用力一部易經蓋學問足則翻身理窟既可收一原之功精神減則玩心高明又可爲涵養之助況此書是天地間一部大書猶之名城大都非得重兵宿將積歲月之久未易卒拔若草草涉獵是以輕兵撼京國也弟之鄙意如此然此言僅可爲吾兄道自不知者視之便以爲分學與道爲二下學與上達爲二矣今奉知己之命亦不敢異同當以輕兵送沛公入關耳一笑

答郁儀臣論梓思辨錄書

來書云近與諸同人論吾兄思辨錄合薛文清王文成之書而兼有其長者也前見劉陳諸兄致札請梓是書真好善盛心而吾兄猶若秘惜未卽致去豈以世俗浮

靡相尙愛憎顛倒雖有知之不勝其忌之者慮天下之
不足以知此耶抑學問無窮自慮功虧一簣而尙有待
也夫古人之學其始亦爲己焉耳迨學成而不得志於
時以展其所欲爲則莫不有著述以公之同好卽當我
地而不遇其人猶必廣之四方四方無人猶必俟之後
世豈汲汲於不沒其名乎蓋以我之書皆所以發明大
道扶植人心出斯人於狂惑之途推而置之於聖賢之
路則著述之刊行不在或然或否之間也而或者謂吾
人謹謹不失其身可耳安用立言垂世夫使吾學而僅
可自善不足及人則硜硜自守無足怪也如其果足以
述先聖啟來學而竊慮世之不足以知我務自藏匿則

與世之無是人與其人之無是書亦何以異倘謂聖賢之修無盡期君子之心不自滿則弟更有說焉兄之從事於格致之學也二十有餘年矣其間困於貧乏而營心於他務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其間幾經兵火離亂而不能自保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其間遭無心之非毀與有意之忌謗而自貶以徇俗者有之而兄之於學卒如是以獨立不懼之心爲正已經世之業存斯文於將喪挽人心於旣溺豈同學者信之聞風者信之而吾兄反不能自信乎豈曰信之而姑示以謙讓乎竊計兄之心以爲吾知自勉而已雖不見知亦無所悔夫不見知亦非君子之所樂也但不因之而有愠耳

若世有知之者君子故樂與斯人共明斯道也兄於今日雖不得謂見知於世而有諸兄之賞識愛慕請梓是書不可謂吾黨之無知己矣因而公之同好布之邇遠既使見者有所觀感復使識者有所準則與吾兄爲己之學敏求不已之心固兩相益而不相妨也不然往聖之絕學能言者不言而不能言者終無與之言將見浮僞之風日趨日下道義之傳日遠日忘可不懼哉可不危哉

弟思辨錄雖已劄記有年然不過自書所得將以考驗此身此生學問之進退耳初無問世之意乃過蒙郡中陳劉諸兄欲強之付梓至再至三誠不可卻而仁兄又屢札見

及比諸文清文成且責之以發明大道扶植人心之義至謂拙錄過慎不出則是有獨善之意而非與人爲善之心三復斯語不勝慨然弟之不敢以獨善自守自始學之時而已然矣方弟始學之時天下猶粗完志氣頗壯幸而得志則不敢自負其生平卽不幸而託諸空言以就正於當時後世亦義之所不得辭也而今何如哉自申酉以後志氣遂灰夢寐周公之心久矣不作其不得已而朝思夕書猶不廢札記者亦以學問之道不可中輟勉自敦勵祈守夙志區區拙錄或可與二三知己晦明風雨互相質論以爲怡悅至於刊板行世則非弟之所敢出也且學問之途不一矣無論二氏百家卽吾儒一家之中其樹立宗旨互

分門戶者又各持意見而不相下若聞修閉戶日邁月征其誰禁之苟欲與世共明斯旨吾恐未受扶植人心之功而先受紛岐之患卽以號於世曰吾將與人爲善也其誰信之竊恐不如獨善其身之爲愈耳是以雖屢承郡中諸君子之命而又加以吾兄之懇誠每每遲回卻顧者誠有所熟計而深籌也吾兄幸再進而教之

答玉峯張邑翼馬殿閣陳天侯書

來書云心依高渠匪朝伊夕或問自客來或懷同月往雖有甚深未嘗躬侍絳帳等之親炙之科每以爲恨前信宿尊館薄承涵育已覺積年習氣漸次消除又承借著書俾得潛心窺索釋滯指迷當吾世而近大賢有生

之慶幸何如伏念老盟翁與起絕學上接濂洛真傳來
書所勒竊探大旨體用合一微顯一致功在主敬應必
隨時宗風朗朗仰止難卽此豈俗學小儒所能妄托耶
弟等質本葑菲跡淹陋邑雖有厭薄浮競之志而無發
憤心性之功智與年邁將來墮落及茲下手猶悲遲暮
與老盟翁真相見恨晚者也伏懇指示法門知所依歸
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學每日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
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弟弟所刻功過錄呈政由此而
入正恐強生意見便多馳妄未爲良法統祈一一教之
尊札至婁適過蔚村晤確菴淹留數日歸始見之又以俗
冗竟遲作答不恭之罪何可恕也酬答所錄皆一時率意

之言未堪仰證賢者道兄不鄙而棄之猥蒙見賞更加抄錄自悞悞人過莫可贖如何如何弟放廢之餘棄絕世事獨此求友一念未能去之於懷敝館追隨留連浹日諸道兄真心靜氣合之平日所聞誠吾黨素心之侶此弟所願交而不可必得者也伏承下問以理學諸書何本便於初學應酬文墨之外內功從何入手日課何由不斷三者爲言弟於此道雖求之有年然於自己身心尙茫無所得何敢以欺友朋獨念良友如諸道兄雖妄肆狂瞽當必在原諒之中者故敢以臆對竊謂語錄二字自宋儒始有此書三代以前無此書易主卜筮卽後世占驗諸書書道政事卽後世史鑑諸書詩著詠歌卽後世詞賦諸書禮記典章

卽後世通典會典諸書此非理學書也然不謂之理學之書不可自世教衰息王道不行儒者進不得行其志乃退而自記其問答之辭以爲書如魯論大學中庸孟子此四書者卽理學諸書之祖也四書之中其便於初學者莫如大學故程氏以爲初學入德之門朱子以爲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千聖千賢無不從此中入手於此有得方可以讀語錄諸書然則欲求理學書之便於初學者舍大學將安歸耶應酬文墨卽是內功先儒有言其人不雜其言不雜其文不雜則可謂醇儒矣夫爲內功而徒求之語言文字卽爲應酬文墨應酬文墨而能不倍於身心性命卽是內功如必應酬文墨之外別求內功則未免歧而二之也日

課斷續亦由心功斷續古人謂敬爲緝熙謂學爲時習蓋必有緝熙之敬而後有時習之學故欲嚴日課先嚴心功敬怠二字此古人治心要法不可不講昔丙子丁丑之間弟輩初有志學道亦慮功夫斷續思爲形格勢禁之法乃初立考德課業二格每日所爲之事與所讀之書夜必實書於錄互相考核如是者數年今印板尙存雖涉粗迹亦可爲收攝之一助俟便寄覽邑兄功過格式言簡意盡大勝向日諸刻檢身慎言攝心三者雖分三項其實只身心二字身心二字卽大學工夫也邑兄所志所行已自與古人暗合特未睹其會通處耳弟輩丙丁之前亦與言夏虞九奉行功過繼乃覺其滲漏因改爲格致編工夫一歸大

學道兄自茲以往能於大學一再加之意乎夫從前所讀諸書雖通本爛熟未可便謂已讀也意在帖括則書止堪供帖括意在章句則書止堪供章句惟意在身心性命則從來聖賢之精神面目始從故紙中漸出漸見耳率爾奉答不知所云

答沙溪曹暉吉願雅儔諸兄札

來札云前者荷蒙枉教匆匆慢別以未獲多領道誨爲憾承留示諸著作捧讀觀玩知仁兄之教不特近邇薛胡直接程朱矣昔孟夫子當七季之衰闢邪崇正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今仁兄值此世道波靡人心旣死之餘而能以堯舜已來相傳之道委悉昭示燦若日星功

又豈在子與下哉弟輩雖慕教有年一則以兵燹之後
或作或止功夫未能純一二則以統宗無人意見不無
大同小異以故不能頓然振舉迄於同成何幸仁兄輩
不棄鄙陋慨賜接引諸同志咸知己之愛各各振頓翕
然猛勵以期不負有道十五日舉謁 聖季會禮威儀
肅肅言論侃侃俱克闡揚大教自覺與前日稍異倘繼
此弟輩學業得進後生稟承有式皆仁兄輩移風易俗
之力成我之感當不在生我後也是日講義條論尙容
卽日集成獻正諸著作同志傳玩竇若異珍以不肖弟
館與仁兄稍近獨未傳及止東岡會餞二冊已讀過先
俾旋上其諸四冊尙欲抄寫一二以作韋絃之佩當不

出三四日即可送還也

世風日下久矣明正學於今日正如秉孤炬而行疾風甚雨之中將伯之助中心恒切願以鄉邑之大自晨夕數子外寥寥寡偶每念諸道兄輩俱積學勵行歷有年所而又以帶水之隔不得時晤深切悵懷東岡之集方以未及徧領大教爲恨不意貴處諸同學遂能翕然興起脩復古人之業亦可見此心此理之同矣習俗雖改一旦興修絕業必多疑駭幸相與始終共勉之拙著草草便問幸卽擲還講義條論企望殊切祈卽賜教

與舜光甥論讀書札

時熾年十七尙未志道此舅氏訓讀書第一札也

凡善讀書者不必要人督責須要發一念頭思量今日讀

書他日終身結局何如今日不讀書他日終身結局又何
如如此作念自然住手不得工夫既密聰明自生蓋聰明
只是這心思心思不雜讀書自能記憶非妄語也聰明既
發讀書便有許多疑處疑處卽悟處也孔子之所謂憤與
排也然後著人點撥便如以石投水無所不納不然泛泛
隨常講書作文畧不究意雖遇聖人提掇亦無所益所謂
以水投石者此也吾甥今日讀書上鮮父兄之教時熈父遠出
下無朋友之益比之平常讀書之人較難一分非自己著
實猛省用工旁人終難著力是又不如農工商賈各成一
業反不至有無成之嘆也前所云課業錄若要用工甚不
可少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也吾甥若有此志我當發

來日逐照讀過書發記不可欺隱有暇進城便帶來一看
若有疑義亦以一紙登記以便質問時時刻刻自家檢點
如嚴師在側如父母在前一有差失荒廢便生愧恥之念
久久如此不特進士可中卽爲聖爲賢亦所不難勉之勉
之

與許舜光甥論格致篇書

時堯年十七甫志斯道時也

格致篇乃吾丙子冬間所輯此時於聖人之道毫無所見
雜取儒釋二家言參錯成書迄今觀之駁雜殊甚恐悞後
學向欲取而焚之因同志中以爲頗便初學故尙存笥中
然未加刪改終不可令人見也吾甥旣雅愛此書特送觀
覽要之苟得大意卽其間一二條已自可終身行之若拘

泥節目便有毫釐千里之謬愚丙子冬此書成丁丑春紀
考德課業錄只第一日便不拘書中條件蓋條例之書說
義理原不能盡況條例又未必精乎閱書者神而明之可
也吾輩同志數人如江陳二先生無不從此書發始今俱
彬彬然入室升堂則知此書何能誤人在人善學耳得魚
忘筌得兔忘蹄二語可誦也鄙意欲摘其中大意相曉然
恐憤悱未至雖啓發無益俟吾甥閱之有得或可相證爾

論學酬答卷四終